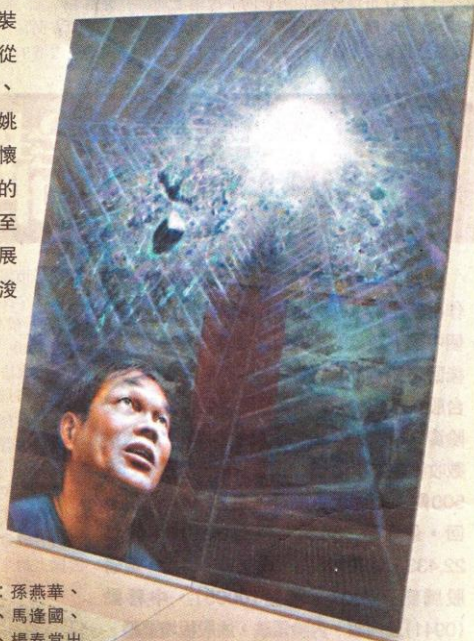


# 六位香港新晉油畫家 用畫筆述說不凡生活

時至今日，中國人對於油畫已經不再感到陌生。在當下多媒體、裝置藝術的大洪流中，油畫反而顯得有點新鮮不再。然而，藝術之路從來沒有捷徑，油畫作為繪畫的根基，技法繁複多變，講求長年累月、夙夜匪懈的磨練。六位香港新晉油畫家，呂華、宋嘉恩、周雅晶、姚志良、胡浚諺、顏潔明，堅守傳統的畫法，捨易取難，逆流而上，懷着滿腔熱忱，用筆觸記錄身邊一街一景，一花一草，展現油畫獨有的不朽魅力。六位本地新晉油畫家合共四十五幅新作將由即日起至2017年1月7日，於一新美術館《香港新晉油畫家：不凡時代》的展覽展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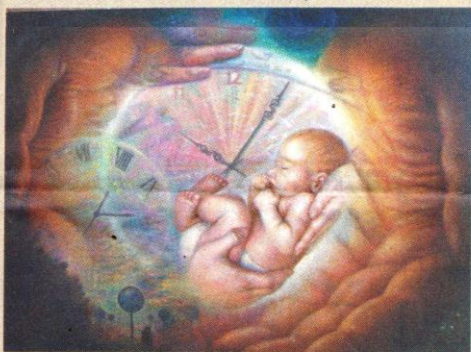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



■ 《家·在香港》



■ 左起：孫燕華、吳志華、馬達國、孫少文、楊春棠出席畫展開幕禮。



■ 《女性》



■ 《半個人的時代》

在深夜裡，都市人都有一顆孤寂的心。這是因為都市人在變動不居的環境中築起一道自我防護的牆，以抵禦都市生活的巨大破壞力對個體生命的侵害。大都會，猶如一座潮濕的大牢房。在《牆》系列中，一絲不掛的畫中人蜷曲著身子，背向觀者，瑟縮在昏暗狹窄的房間，形成一道道阻斷任何交流、冰冷無情的心牆。同樣地，對呂華來說，夜暮也是一道不可觸碰的心牆。在《景·夜暮巡》系列中，黑夜的天空像蓋子般沉重而低垂，壓在久已厭倦的心上，把整個地平線全部包圍，瀉下比夜更黑暗的畫光。「這個城市，既熟悉，又陌生。」呂華說。

## 個人與世界的反思

宋嘉恩的畫作由個人多愁善感的內心世界出發，又緊扣了對社會與世界的關懷。《女性》系列色彩絢麗，是她的插畫式自傳。系列中不同年齡酣睡中的女孩正在發一個個美好香甜的夢。「能成為一個全職畫家，就像發了一场不真實的美夢。」

《新時代》系列反映了宋嘉恩對於世界議題的批判。這一系列畫的背景雖然不盡相同，但畫中人物都不約而同地戴上了防毒面具。「在超級市場戴防毒面具，是因為這些食物有毒。大型食品商為了營利，改造食物的天然基因，害我們的健康不顧；在圖書館戴防毒面具，是因為今天的資訊爆炸，但當中夾雜了很多不實的資訊。謠言殺人。」

## 城市的風景

現代人案牘勞形，很少人會放緩步伐；停下來欣賞周遭的美景。從事IT工作的周雅晶和你一樣，都曾經是一個在石屎森林四處奔波的大忙人。直至當上全職媽媽，她才登時發現大自然的美好近在咫尺。維多利亞港、大潭水塘

等靈秀景色都成為了她畫筆揮灑下的對象。「我喜歡行山，沿途發現香港其實有很多恬靜優美的自然風光，讓人把生活的煩惱拋諸腦後！而且，當仔細觀察一棵樹時，發現每一片樹葉不只是形狀大小不一，顏色也會隨環境與光線變化而有所不同。小到一根草，大至一座山，也是變化多端，真的很神奇。」周雅晶還曾經越洋遠渡法國，畫下饒有印象派油畫大師莫內感覺的寫生作品——《寧靜的水道，法國》。「可能是當時在法國遊覽博物館，近距離地研究大師如何畫出不同層次的色彩，雄心壯志下畫成的吧！」

姚志良創作《半個人的時代》系列的兩幅作品可以追溯到她童年佛洛伊德式的創傷：他在6歲時曾經經歷一場車禍，自此，他對科技文明談虎色變。的確，兩幅畫都帶有強烈的表現主義色彩，畫中面目模糊的人迷失在汽車零件的廢墟中，流露出恐懼無助的情感，抽象的筆觸影射着被科技文明扭曲的社會現實。不過，姚志良直言，對他影響最大的不是其他畫家，而是馬爾庫塞的哲學著作《單面人》與塔可夫斯基的電影《潛行者》。「他們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：人類不斷追求物質文明，導致了倫理道德、宗教信仰與人文價值的淪落。以智能手機為例，它其實妨礙了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真實交流。我希望我的作品不只有美學的維度，藝術依然有它道德上的責任和感染力，讓我們反思當下。」

## 殘缺的現實

乍看之下，胡俊諺的畫作有如攝影般逼真，栩栩如生，尤其是《浴室》、《父親的盆栽》。不過，仔細觀察，其實他刻意在畫面保留了一些殘缺的部分：「相片太完美，但其實真實世界並不完美，充滿了變化與不確定性，我希望捕捉這個過程，所以畫了《矮檸檬樹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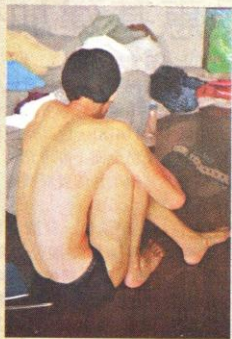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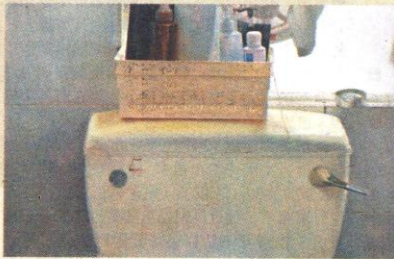
系列，將檸檬從生到熟的不同階段畫出來。我很喜歡寫實主義大師加西亞（Antonio Lopez Garcia）的作品，他為了捕捉事物的變化，10年間不斷地繪畫同一景色。」

另外，他往往選擇在自己工作室觸手可及的事物作為題材。「我喜歡發掘身邊不起眼、平庸的東西，因為它們有濃厚的生活氣息。而且我嘗試在畫中營造一種安寧的感覺，這歸因於我獨愛孤身一人在工作室畫畫的感覺。我想我是受到油畫大師維梅爾（Vermeer）的影響。」

## 人性化的筆觸

顏潔明是六人中畫齡最短的一個，但她創作的熱誠卻絕對不遜多讓。三年間，她無時無刻把油畫板帶在身旁，自學成才，畫了不下一千幅作品。正職是公關的她，卻在油畫中找到真我。「無論是工作還是家庭，我對其他人阿諛奉承。但畫油畫時，我可以隨心所欲，畫自己喜歡的事物，面對自己的真實感覺。我沒有想過要成名，或者師從哪一個流派。」顏潔明透露，她的畫有「禪」的意象：「我相信『一花一世界』。作為一個公關，什麼世面我沒有見過？但是我對浮華的生活其實不感冒，反倒喜歡平淡、安詳的東西，特別是風土人情。我對人性的苦難感同身受。」

她的這些理念，折射在《天間》一畫身上。「這幅畫的主角是尼泊爾山區一個中年婦女，但臉上的皺紋使她看起來特別滄桑，給我一種很強烈的無奈、無力感。我的筆觸這麼精細，是因為我畫的時候心情很沉重。」另一幅畫《您好》畫的是山區小孩。「雖然這些小孩也很貧困，但他們天真爛漫的笑容實在很窩心，所以我的筆觸也變得比較抽象、隨意。」



■《浴室》

■《您好!》

■《牆》